

党項與西夏資料匯編

韓蔭晟
編

補遺

寧夏人民出版社

韓蔭晟編

党項與西夏資料匯編

補遺

第二部分 人物傳誌補遺

一、人物傳誌上篇補遺

1 折氏雜錄

(一) 折從阮五代史記纂誤補卷三頁二五下

標題編者所加

折從阮，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

謹按薛史，從阮為永安節度在天福十二年四月，其人朝在乾祐三年三月，徙武勝在四月，此「明年」二字誤。又職方考：「鄧州，唐曰威勝，周改武勝，此「武勝」當作「威勝」。

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梁改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宣義」當作「義成」。

(二) 折從阮隴右金石錄卷三宋重修善女廟記頁一上

標題編者所加

……節度副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廣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折從阮^(二)，□□□□□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師、使持節涇州諸軍事、行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張鐸建。

(二) 按「阮」字原缺，五代與宋之交，折氏唯從阮一人載於史冊。宋史載張鐸於宋初移鎮涇州。從阮官職異於宋史本傳，錄以補缺。

(三) 東頭供奉官折御冲可崇儀副使加階勳威平集卷二九制誥頁七上

敕：具官折御冲^(二)，早列通班，素彰勤績，祇命屢膺於任使，莅官悉備於器能。是用旌酬以勤勞，效帖以省秩。兼之憲銜，仍觀適用之才，俾列副車之職。勉於忠恪，以答恩榮。

(二) 按折御冲世系不詳，疑其為麟府折氏，附此待考。

(四) 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陰^(二) 榆林府志卷四七頁七上

缺州諸軍事、秦州刺、充秦州上柱國高國公 七百日、封伍百戶、安武軍節度開府 太常寺擬謚。今據申：依 曰武恭。戎以忠義 奕葉光輝， 勲著國史 世少 有克 立勇出於天資，初以 入仕，冬 彥余之一面隱若長城，至于政和二 謚典

始定 咩保焉，有司定謚，得而議矣。紹職以來 先烈之未 憤土地之委棄 之不忠俾 先朝要地一切資 聞令喜 奮不 而寧州寧 二寨不日 功內而郎司 不數旬而八城屹立。自麟府直抵鄜延，無復他虞。公平居不問征伐，先衆而行，雖白刃在前，不也。震西 前復 築凡 地千餘里，而焚藩 招降戶口、收獲器械，並各畜 土斥境曰武，豈謂是。崇寧間，賊近府州，公 衆有難色，公謂弱處之則失機，乃遣二子相 以往之曰 荷國恩，雖 身無以 二子豈以私受不使之 憫然懼畏寇盈而能戒訓敕諸子，使 古儒將可以無愧矣。之謹以 上曰恭，豈謂是 行以易公名 以武恭謚伏請上考功以俟覆議 周宗師 議曰：自唐祐以來，河西折氏 守忠義，內屏中國，外攘夷狄，朝廷 以寬 西顧憂，其有功在王室非一日，自 少時已負敢 之 冒矢石橫行塞上， 威名 而 守臣分 外閭，授九軍之制節，當一面之要衝，乃以小 十戰而未嘗 北，雖古之良將不能過也。紹聖以來，朝廷憤故土之未復，念斯民之陷溺，愛念邊臣，力 功 八城二，不旋踵而屹立。自麟府接晉寧，西通鄜延，拓地幾千里，而招降戶口、斬獲首級又不可以數計。則公之辟效忠訓子弟以寬政郡人 祿人之所慕也，而廉察之拜，獨以榮為懼。效死，人之所難也，而鄜州之役，獨令二子冒陣而前， 恩下光 公之謹事恭上有見於此者。太常擬諸謚法，而以武恭

易名訂公之實。於是為稱謹議當部准例都省集合省准例施行，謹議定謚 具狀申都省取裁。奉太師判依申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州刺史、充秦州管內觀察使、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伍百戶、贈安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折酋政和二年十一月 日守當官武疏、給考功員外郎、考功郎中周宗師、侍郎慕容彥逢、侍郎、尚書張代以先公之世，部落顯者二十而成功或明簡操，不失於事，翊左右而其能方恭仰制御名附於碑記，且俾名不沒於世，咸知諸功，可以激勵將來，信，故冠之首云。

安豐寨張王族右武大夫、白〔州〕防禦

安豐寨下府王乜族皇城使、合州防禦 巡檢 女乜族皇城使昭 史、本族巡檢遇

崖 上府王乜族皇城使 府滅誓 京左藏庫使寨乜

寧川寨浪王族武經郡閣 舍人 皇城使安州刺史昇皆 宋平津、內殿崇班新

河濱斥候堡狐咩族皇城使、本族巡檢名子、皇城使、本族巡檢寨、內殿承制、

本族巡檢噉、內殿崇〔班〕、本族巡檢 娘

寧武寨兀泥族皇城使、費州團練使、本族巡檢魁保 上府悉利族武功大夫 武功

大夫乜保

寧邊寨畔堡族皇城使、本族巡檢 武功大夫、本族巡檢越買 毛羽族武功大夫、
忠州防禦使、本族巡檢雜母買 武功大夫、白州防禦使獨娘、皇城 州刺史魁皆 麻
乜族皇城使、白州刺史、本族巡檢香布、武功大夫、合州刺史 維移。下府雜母族皇
城使、本族巡檢越買、皇城使蘇信。

〔一〕按此碑正文已載入本編上卷，唯「碑陰失揭」，賴此補錄。此文非碑陰原貌，全部缺文皆
空一格，分段、斷句、標點皆受影響，只能照錄原文。今所標點者僅供參考。

〔五〕折克行彭保轉官制曾鞏

榆林府志卷二八藝文志頁四下

敕：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途，收復
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
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六〕

花石峯續縣志：在府谷縣西十里，石壁色紅，間有白文。宋時折氏百花塢即在此地。

榆林府志卷四府谷縣山條頁一〇上，參見同書同卷古迹·百花塢條頁二二上

〔七〕

百花塢在城內。石晉以後，折氏子孫世為府州刺史，創此塢於郡圍，為一方之勝。金厄於兵，

遂廢。

延安府志卷八葭州府谷縣古蹟條頁二四上

(八) 題折氏下城園吳則禮 宋文鑒卷二二頁一三下

繫馬後河川，可人冬景妍，要看花到地，付與水浮天。未覺隨戎馬，端來喚酒船，誰云是關塞，勝事總堪傳。

(九) 跋折太尉碑陰(一)蘇過 斜川集(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六頁三四上，參見三蘇全集本斜川集

卷三頁二九下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寶融矣。然寶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寶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為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為怯，遂舉衆大人，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于折公亦云。

〔一〕按此碑陰不知所屬，折氏唯可適曾為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但其子嗣益史書失載，此碑正文亦不得見，估存此待考。

〔十〕寄題折嗣益襲慶閣蘇過 斜川集（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二頁七下、參見三蘇全集本斜川集卷五頁六下

帝有虎臣司北門，虛弦坐落天驕魂，百年不敢南牧馬，草木尚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承平弓箭空在韞，惟有簡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簪笏不足道，萬石家風今復聞。明窗小閣卧晏溫，不讀孫吳看墳典，坐銷殺氣邊風春，記取大馮小馮君。

〔十一〕折彥若 吳堡縣志卷三秩官頁一上
標題編者所加

宋吳堡為二十七寨之一，設寨主一員。寨主折彥若。

〔十二〕〔府谷縣〕折國公祠，在學內，祀宋開國公折克行，以折嗣祚等十四人從祀。

〔十三〕〔府谷縣〕折開國公克行墓，〔二〕續縣志：「在孤山堡東楊家畔，俗名西榆頭，有碑。」
榆林府志卷八建置志·祠祀條頁八上

榆林府志卷八建置志·墳墓條頁一六上

〔一〕延安府志卷八葭州府谷縣古迹條頁二四上亦載此墓，但書：「在城西五十里，有碑。」

〔十四〕折氏祖墓，續縣志：在縣西三十里徐家峁之北，俗名東榆頭。西間一小溝即折刺史墓。

榆林府志卷八建置志·墳墓條頁一六上

〔十五〕折太君墓，縣志：「在縣西四十里楊家小寨，縣人呼為折太君墳。」鎮志：折太君墓，宋

名將克行之母也。

榆林府志卷八建置志·墳墓條頁一六上

〔十六〕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樂城集卷二西掖告詞頁六下

敕具官某，朕贍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內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場，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十七〕與折允升〔二〕書五峰集卷二頁六二下

辱書，不意令祖母傾逝，禮曰：「父在，為母齊衰服，在齊衰中，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父為至尊，至尊在，則不得伸其私。尊于嫡母如此，于妾母則又不得如此矣。」

〔二〕按折允升世系不詳，以其姓折氏，疑與麟府折氏有關，附此待考。

〔十八〕魏良佐妻折氏睽車志卷五頁二下

標題編者所加

表弟魏良佐，嘗自長沙逆婦折氏還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晝，舟人皆寢。聞舳尾拍浮之聲，疑其盜也。起視，見一人援柂欲上，操篙擊之。其人釋柂而詈，語音嘲哂不可曉。始懼其為鬼物，倉猝移舟避之。隨舟而罵，聲益厲。中流極深，而其人常出半身於水面，且行且罵，三二里去舟益遠，乃默無聲。諦視乃流尸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2 耀州節度李繼捧母漢陽郡夫人吳氏可進河南郡太夫人、祖母河西罔氏可特封西河郡太夫人咸平集卷二九制誥頁六下

敕：耕籍之儀，則后妃獻種稔之種；閨闈之慶，則命婦進湯沐之封。具官李繼捧母，賢和並茂，貞淑允修，榛栗得婦贄之容，蘋藻協母儀之訓。生育令子，為吾帥臣，剖符仗鉞之榮，既彰家範，石筭魚軒之貴，宜懋國封。勉遵內則之規，佇奉公桑之禮。

3 賜知唐龍鎮殿直來守順敕書元憲集卷二八頁三〇〇

敕來守順：省所差人管押進奉乾元節并告家闕及直進馬共四疋事。具悉。汝率職居邊，輸忠奉國，爰效右牽之貢，仍傾無隱之誠，言念恪恭，尤增嘉尚，特推頒賚，用示眷懷。其所進馬，今依估價，回賜錢七十九貫文。所有告家闕，別賜銀一百兩，

並交付差來人，至可領也。兼賜差來教練使任璘、王受、郭海各紫純衫子一領、錢三貫文，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附錄〕唐龍鎮勾招鞍馬空名敕書《元憲集卷二八頁三〇一》

汝部族推雄，忠勞夙著，惟邊疆之頗邇，聞良馬之素多，能選權奇，人充貢獻，必頒善價，用獎純誠。

4 劉延慶傳《宋史卷三五七頁一二三六、參見東都事略卷一〇七劉延慶傳頁五上》

劉延慶（一），保安軍人。世為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二）、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

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卿，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

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饗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食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

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一〕鷄肋編卷中頁五三：「劉光世為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

〔二〕夷堅乙志卷一一頁二七五劉氏葬條：「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

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太傅楊國公。（劉堯仁山甫說。山甫，楊公子也。）

5 劉延慶附錄

（一）劉延慶檢校太保制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 宋大詔令集卷一〇二頁三七八

門下：曜神武而折遐衝，非威懷何以示德？觀有功而厲戎士，惟名器不可假人。比興薄伐之師，往殄弗庭之寇。若時奏愷，既宣避國之圖；逮此策勳，並渙懋官之典。

肆盼明命，孚告群工。殿前副都指揮使、保信軍節度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劉延慶，稟質沈雄，挺資果稅。聲聞邊鎖，負材氣之無雙；勇冠戎行，推戰功之第一。屢奏鏖兵之勝，每觀得雋之奇。有蠢跳梁，尚闖吾圉，實佐鋒旗之討，既先貝胄之行。王旅嘽嘽，方厲援旌之氣；虎臣矯矯，已成拔幟之謀。烝徒被羽而鷹揚，敵國望風而獸駭。「西戎既叙」，爰輸款附之誠；四方既平，斯播勞還之雅。乃寵褒于飛將，俾進陟于貳公，以暢天聲，庸作尔社。於戲！有德以立武事，允臻疆場之安；稽首以揚王休，肆共勲名之保。無忘壯略，期稱異恩。可。

(二) 論劉延慶等劄子莊簡集卷九頁四上

上略臣伏觀近年以來，將帥之柄付之宦官，兵政不修，賞罰不嚴，馴致前日敵騎充斥，瀰漫兩河，非小變也。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神聖，得天人之助，金人退師，宜於此時修軍政以耀威稜，明賞罰以聳群聽，擇其誤國生事、罪狀明白、將士怨憤、久稽天誅如劉延慶父子者，重置典憲，以勵三軍。平燕之役，延慶提數十萬衆當契丹殘破之師，兵鋒未交，一夕遁去。芻糧器甲委為盜資，兵夫枕藉填滿坑谷，挫損國威，莫此為甚，金人緣此，遂有輕侮中原之意。其子光世、光國亦皆凶悖專恣，傲睨不恭。近者金人圍守太原，事勢危急，朝廷遣光世赴援，既遷延不進，反與折氏為仇，旋致

敗衄，擁兵奔逃。光國頃為陝西提刑，陵轅州縣，五路官屬畏其凶焰，尋醫侍養，託故解職者不可勝數。今兩路用兵，防秋在近，正藉將士用命，以守禦邊疆，以衛護王室，如延慶父子，蒙國厚恩，一門之內，建籍正任，園地田宅，歌童舞女，志滿意得，不復以朝廷大計為念。……伏望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將自來姦欺罔功、罪惡顯著、最為敵人所譏笑如延慶等，重賜顯戮，傳首邊城，或鑄削官職，竄流遠方，庶幾邊將革心，軍聲大振，賞罰當而功罪明，威令行而軍政肅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三) 劉延慶墓 陝西通志卷七一陵墓二頁三下

標題編者所加

劉節度延慶墓，在保安縣北二里。(二) 延慶係宋保信軍節度使 馮志。

〔一〕按劉延慶雖稱保安軍人，却於靖康元年，卒於亂軍之中，安得葬於保安？存疑。

6 劉光世傳 宋史卷三六九頁一一四七八

劉光世 (一) 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為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

時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降，除威武、

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以光世為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

河北賊張迪掠澹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光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聞范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為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具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難之，別道趨號，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

王即皇帝位，命為省視陵寢使，尋為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

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

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

苗、劉為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為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傳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

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馮楫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